

跃进声中新人

胡巨海等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跃进声中出新人

胡亘海等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

安徽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2号

安徽印刷厂印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 印张：1 • 字数：16,000

1959年6月第一版

1959年6月合肥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目 录

- 老当益壮.....胡巨海 (1)
- 小徒工大胆造車床.....李傳經 (13)
- 战斗在高山密林中.....邵之申 (19)
- 做一个坚强的鋼鉄女战士.....朱蔭梅 (25)

715.8
271

老 当 益 壮

胡巨海

在我們这个英雄时代里，天天都有值得我們歌頌和贊揚的英雄人物出現。这里，我要向讀者介紹的是本溪鋼鐵公司退休老工人、支援蕪湖市發展鋼鐵工業的老師傅沈玉亭。他今年已經六十六岁了，胡須白蒼蒼的，頭頂上只有几根稀稀朗朗的銀絲般的头发，前額和眼角上布滿了深深的皺紋，刻画出他几十年的辛勤劳动的經歷。沈玉亭1955年8月退休，开始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一

1958年，全民大办鋼鐵运动开始了。

一天，本溪鋼鐵公司工会劳保部召开了退休老工人會議，李部长在会上傳達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有关大办鋼鐵的指示，并号召大家积极投入这个惊天动地的运动。沈玉亭边听边想：“解放前我放牛、做碼頭工，在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統治下当工人，一天劳动到晚，还过着吃不飽穿不暖的日子；解放后，完全变了样，工人成了工厂里的主人翁，生活都过得很幸福，年紀大了可以退休，还照样发工資，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他想到这里，心中十分激动，眼睛几乎流

出热泪。当李部长报告刚一落音，他首先报名参加大办钢铁。7月8日，沈玉亭收拾一个简单的行李包，乘火车离开本溪钢铁公司，前来安徽省蕪湖市大有钢铁厂。

二

当时，蕪湖大有钢铁厂还未建厂，厂址是一片荒山、原野，仅有的二号高爐剛砌地脚，看不出工厂的模样。工人们住的、吃的都较困难，連工人们吃的水还是从三里路以外挑回来的。不少人問沈玉亭：“沈老师傅，这地方不比在家里呀！住的吃的都不方便，你能受得了嗎？”他习惯地笑了一笑，慢悠悠的回答說：“没有什么，很好！拣真的說吧，要是怕吃苦、图享受，我就蹲在家里吃‘劳保’；来工作嘛！就是要吃点苦，不吃点苦还能赶上英国嗎？”

8月下旬，二号高爐处在紧张安装、积极准备点火的阶段。沈玉亭每天从早到晚和工人在一起，参加劳动和对高爐工程質量、开爐前的准备工作，进行細致地檢查。一天，天气突然变了，刮起了猛烈的西北风，刮得处处飞沙走石，天空漸漸地昏暗起来。不一会，下起了瓢潑大雨。沈玉亭正在房間里喝茶，看着窗外的雨水，心中不安起来：工地上新工人沒有經驗，如果木柴、焦炭被雨淋潮了，高爐就不能如期投入生产……。想到这

里，他把茶杯往桌子上一放，顧不得脫去布鞋，就冒着大雨趕到了高爐工地，和工人們一道搬蘆蓆，將木柴、焦炭全部蓋好后，才鬆了一口氣。這時，他的一雙布鞋已被泥漿糊得看不出原來的模樣，走着走着，泥濘的黃土咬住了他的布鞋子，拔出了腳，布鞋卻留在泥濘里，他用手扒出鞋子，穿上再走。一些工人看到這般情形，關心地对沈玉亭說：“沈師傅，你慢慢走，甯叫石頭、柴屑刺破了腳。”他回答說：“我的腳刺破了倒是小事，木柴、焦炭被雨淋潮了，影響點火開爐生產才是大事啊！”

沈玉亭走后，很多工人還在那里議論不休。這個說：“沈師傅對高爐的點火生產分毫不馬虎啊！”那個說：“不愧是個老工人，真值得我們好好學習！”

沈玉亭穿着布鞋踩雨的事情傳開了，廠里的何廠長親自送來一雙膠皮底的皮鞋給他穿，他却說：“現場操作的工人比我辛苦，先給他們穿吧！”

“大家都有了，你就穿這雙吧！”經過何廠長再三說服后，沈玉亭才算收下了這雙皮鞋。

1958年8月30日的夜里，大有鋼鐵廠二號高爐流出了第一爐鮮紅的鐵水。頓時，紅里泛白的鐵水，把整個現場照耀得如同白晝；工人們的歡呼聲、鼓掌聲和馬達的運轉聲匯成一支狂歡的交響樂。許多工人歡欣地跳起

了叫不出名堂的集体舞蹈，沈玉亭也喜欢得合不攏咀，两撮白苍苍的八字胡子翘得多高地。出铁时，没有人打大锤，他就打大锤，没有人掌铁钎，他就掌铁钎，忘记了几昼夜没有很好休息的疲劳。中共蕪湖市委第一書記郑家琪和副市长周暮樵劝沈玉亭回房間睡一睡，好好休息休息，他却說：“在房間里躺着睡不着，倒不如在这里看着放心些。”有些工人問他：“沈老师傅，你来蕪湖后沒有比今天再高兴的吧？”沈玉亭意味深长的說：“那还用說嗎，我看到这鮮紅的铁水，真比我看到老婆生下头生女孩还痛快啊！”說得大家都大笑起来。

三

高爐一座一座的相繼建築起来了，厂党委号召老工人迅速培訓新工人，适应生产的需要。沈玉亭心中想：“我已經活了六十多岁，不会再活六十多岁了，干了四十年的爐前工学得的一点炼铁技术，現在應該一点不留的教給下一輩。”于是，他向厂里周書記表示：“一定要把炼铁技术教給新工人，不教会，决不罢手！”

沈玉亭識字不多，他培訓新工人是采取一边做，一边講，怎么做就怎么講的办法。他先到爐前表演打大锤、做撇渣器、做砂模、堵铁口、換水套等操作方法給新工人看，表演一遍問一問工人懂不懂，如果其中有一

个工人說那一点不懂，他又不厌其烦地重新表演起来，一直到大家都說看懂为止。接着，沈玉亭又如先生給学生上課似的，一五一十地講起来，向新工人說明为什么要这样做，不这样做又有什么毛病……。当新工人亲自現場操作的时候，沈玉亭經常守候在高爐旁边，仔細地观察着工人的每道工序的操作，发现工人那一点做得不得法，他馬上再当场做給工人看。有一次，新工人扶鉄钎打出鉄口，打大錘的工人打不准，一家伙打流了錘子，打到扶鉄钎工人的屁股上了。沈玉亭看到后，上前接过錘子表演給工人看，并說：“打钎子要打长錘，打准打狠，錘子打下去才有力气；退鉄钎时要打短錘，愈打愈快，愈快愈好。不这样打，鉄钎子退得慢了，容易被鉄水凝結住，堵住出鉄口，影响出鉄。”他放下大錘，又接过鉄钎，表演扶鉄钎的姿式給工人看，也告訴工人說：“扶鉄钎时，前腿要蹬，后腿要伸，身子向前臥，两眼只准向前看，不准向后望。”从他这次現場表演以后，新工人都掌握了打大錘和扶鉄钎的技术，再沒有发生过打屁股的事故了。就是这样，仅仅半年的时间，經過沈玉亭和其他几个老师傅的共同努力，已为大有鋼鉄厂和兄弟厂培訓出新技术工人五百多名。这些技术工人一般都能单独現場操作，有不少人現在还当上了值班长或組长，也开始帶徒弟了。

四

沈玉亭熟悉高爐的情況，就如生理學家熟悉人的身體；他愛護高爐，猶如母親愛護子女。他去年來到大有鋼鐵廠以後，不管那個兄弟廠來個電話或來人接談，說明高爐發生事故需要沈師傅去幫忙時，不管是白天黑夜，或者是刮風下雨，他都絲毫不猶豫地前往幫助。有一次，蕪湖紡織廠的三、四號高爐爐膛燒通了，不少技術人員七咀八舌地說：“沒有辦法搶救了，只有全部報廢。”沈玉亭接到電話連夜趕到現場，圍着高爐看了一圈，不覺皺起了眉頭。心想：“這兩座高爐的毛病是不輕，要動大手術；但還是有辦法可救的。”於是，他建議減低風壓，用耐火磚和耐火泥搶堵，用水管放水冷卻。他征得廠里的領導同意後，立即渾身是勁，變得和青年人一樣的輕捷，和工人一起搬耐火磚，挖耐火泥，搶堵起爐膛來了。爐內的高溫烤得他的臉頰火辣辣的，他象沒有感到似的，干得汗流浹背，脫掉棉衣，繼續搶堵。在場的不少人却為他捏着一把汗，連連地說：“沈師傅，不行就算了吧！”可是他繼續不停地干了下去，前後干了足足有五個小時，終於把高爐爐膛補好了，恢復了這兩座高爐的正常生產。當高爐內熊熊的火焰竄出時，火光映紅了現場上一個個歡樂的笑臉。沈師傅這時候象喝了

一杯美酒一样地兴奋和愉快，坐上一部敞車回厂了。

在同厂路上，沈玉亭受了涼，夜間渾身酸痛，忽冷忽热。冷起来，在江南八、九月的天气，他还盖着棉被；热起来，身上只穿一件汗衫，渾身还淌着豆粒般的汗珠。这一天夜里，沈玉亭觉也沒有睡好。第三天的夜里，沈玉亭吃过藥，在蒙眛里听到周副市长和別人在說：“江东机械厂高爐出了事故，来电话請沈师傅去搶修，他可能去？”沈玉亭听到这話，疲倦和睡意顿时消失了，一边起身披衣服，一边說：“能去，我不能不去。”这次他在郁技术員的陪同下，連夜帶病赶到江东机械厂。到第二天高爐完全搶救好了，才回到房間休息。沈玉亭在去年的半年中，到过蕪湖市所有的鋼鐵厂，职工們都称贊他是“高爐医生”。

五

从沈玉亭平素工作中的許多事实充分看出他具有一种高度的主人翁責任感。他看到別人的缺点和錯誤，絲毫不迁就、不含糊，总是直率的提出批評。还是1958年10月份的一天深夜，沈玉亭还在蕪湖造船厂处理一号高爐冻结事故，当时，北京鋼鐵学院的一位工程师也来了，衣着穿得很講究，手插在褲袋里，圍着高爐看了一遍，站住脚对該厂党委彭書記說：“这位老工人处理高爐冻

結事故，連高爐風口都未打開，真胡鬧！”

“這位老工人有四十多年工齡了，對煉鐵很有經驗！”彭書記說。

“有經驗也有疏忽的時候啊！”

“那你給老師傅提醒一下吧！”

“好！”工程師說着靠近高爐，對沈玉亭說：“老師傅，搶修高爐也不能違背科學啊！不打開風口怎么能處理高爐凍結事故呢？”

“我不大懂得科學是真的，但我知道怎么能把高爐修好。”

“你這樣蠻干會出問題的。”

“蠻干？”老師傅有點生氣，接着理直氣壯地說，

“有什麼問題，廠里把高爐交給我負責搶修，我只有責任把它修好，沒有權利把它修壞”。

沈玉亭與工人一起經過幾個小時的搶救，高爐的毛病已治好八、九分了，在馬達運轉的巨響聲中，風口向外噴洩着渣子。工程師在旁邊看到這般情形，大吃一驚，兩手拍打着屁股，高聲對沈玉亭說：“老師傅，怎樣啊？風口出鐵了！馬上高爐要爆炸的。”沈玉亭听了這些話，心中暗暗的好笑：一位工程師怎么連鐵和渣都分不清呢？他態度和藹地說：“風口出的不是鐵而是渣子，你不信用鐵鉗一搗就下去了。”

說時遲那時快，不知是那位手快的新工人，“嚟”的一下把鉄鉗插進風口，接連又搗了幾家伙，渣子果然下去了。工程師在活生生的事實面前楞住了。

高爐修好后，沈玉亭與工程師在吃飯的時候談起這回事，工程師佩服得連連點頭，說：“我要好好向沈師傅學習。”

六

沈玉亭在大有鋼鐵廠工地上東摸摸，西動動，真是什麼都給他摸到了。人家不注意的事情，他都注意到了。二號高爐開爐生產的头幾天，真象第一次生孩子的產婦，有點難產，出鉄口經常凝結得結結實實，出鉄的時間到了，新工人沒有辦法，只好用氧氣燒。一般工人看了這事情認為很平常，沈玉亭看了却十分心痛，心想：“氧氣非常缺乏，買也難買到，借也難借到，這樣下去可怎麼得了！非想出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不可。”於是，他走着也想，坐着也想，晚上躺在床上翻身打滾睡不着覺。這樣幾天一過，他的眼窩顯得凹凹的，臉上的皺紋顯得也更粗、更深了。一天，他終於想出一個辦法，現場操作給工人看：在堵出鉄口時，不等堵鉄口泥球硬化，他把一根鉄鉗插進堵鉄口，每隔半小時向里面打一次，打到打不動為止；第二次出鉄時，他把鉄鉗周圍掏

一掏，把鉄鉗拔了出来，鉄水跟踪奔騰而出。工人們看到这般情形，喜笑颜开地說：“这个难解的疙瘩叫沈师傅解开了”。至此，大有鋼鉄厂用氧气燒出鉄口的历史結束了，不但为国家节约了大批的資金，更重要的是保证了高爐的正常生产。

七

沈玉亭經常对人說：“我想起过去受的苦，今天过的幸福生活，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么足的干劲！”的确，沈玉亭解放前的生活比黄蓮还苦。他出生在山东省益都县張楼店的一戶非常貧困的农民家庭，十岁起就給本村地主家打小工，十六岁正式給地主家打长工，整年起早帶晚地干，也还不能維持家中的生活，过着吃不飽穿不暖的日子。当时，他經常这样想：“为什么我一年到头累死累活还混不上吃喝呢？地主为什么不劳动还能吃上大魚大肉呢？”沈玉亭二十岁那年，他把存下的三吊錢，买了点高粱面攤成煎餅，徒步到了烟台，后轉乘船到了大連。在碼头上找到大把头魯世田，經過苦苦的恳求，才收下他当扛包工人。沈玉亭在这里干了一年多，仍然沒有剩下錢。这时，收到家中父母要錢的信，他心中急躁万分，离开大連回家。返里路上，遇到表哥呂明鈞到东北，一起又到本溪卖小工，以后就入了本溪煤鉄

公司（現在的本溪鋼鐵公司）当了爐前工。那時經常受到日本鬼子的打罵，有一次，沈玉亭在出渣時，渣里帶了一点鉄珠子，被日本鬼子魏達沙看到了，三句話未說，打了他一貼耳光，踢了两脚。从这之后，沈玉亭离开了工厂，奔走在沈阳、本溪、錦州一带，靠做小买卖和販破烂維持生活。

解放后，沈玉亭重新回到本溪鋼鐵公司当了爐前工，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他开始認識到剝削制度是穷人受苦受难的根源，共产党才是穷人的亲人，才能领导穷人过上幸福的生活。从那时起，沈玉亭干起活来有多大力气出多大力气，沒有別的心思。他从1952年到1955年下半年退休时为止，曾連續七次被評为厂里的劳动模范，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尊敬。

八

这次沈玉亭老师傅光荣地出席了安徽省工业交通社会主义建設积极分子大会，并在大会上发了言，他說：

“我到蕪湖半年中，虽然治好了一些高爐的毛病，傳授了一点炼鉄的技术，但我也学了不少的东西，俗語說：

‘做到老学到老，还有三桩沒学到’，这話真不假。比如說，大爐子結了瘤可以放炮把它炸掉，小爐子結了瘤如何处理，我过去是不曉得的，現在我知道要从爐頂用

鉄釘把它打掉，这都是难得的知識啊！

“今后，我更要鼓足干劲，进一步加强学习，提高政治觉悟和技术水平，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

小徒工大胆造車床

李傳經

这是去年11月下旬的一天，夜已經深了，在馬鞍山市矿山机械厂的职工集体宿舍里，劳动了一天的工人们已进入梦乡，只有車間发出的机器轟鳴声，才划破了夜空的宁静。不知是因为过于兴奋，还是什么别的緣故，平时，头一放在枕头上很快就能起呼嚕的小楊，这天的心情象海潮一样，无论如何不能平静下来，躺在双层床上翻来复去的不能入睡。白天党支部書記張釗堂同志在职工大会上說的話，不时地縈回在他的脑海里：……为了促使机械元帅迅速上馬，生产更多更好的机器設備支援国家工业建設，我們全厂职工必須立即行动起来，繼續发揚敢想、敢說、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大鬧技术革命，自力更生，制造机床，武装自己……。

小楊名字叫楊高生，虽然今年还只有十五岁，但从他的个子看起来，却不象十五岁的孩子。高高的身材，圓圓的臉龐，配上一双大眼睛，显得十分英俊。他工作起来有着旺盛的精力，但也富于幻想。这位貧农的兒子，解放前因为生活所迫，从小就跟着父母从苏北老家流落

到上海。解放后父亲当了搬运工人，母亲帮助人家洗洗衣服，搞点家庭副业，生活一天天的好起来，小楊也在1952年被父亲送到小学去讀書。在小楊居住的那条弄里，有一家規模很小的私营光明机器厂，小楊每天上学的时候，都必须从这个厂的門前經過，工厂里轟隆隆轉动的机器，吸引了孩子的好奇心，他每天上学、放学路过时，总是恋恋不舍地扒在工厂的車間窗戶上，看工人們是怎样操作着奇妙的机器，有时簡直看入了迷。日子久了，在他幼小的心灵里，逐渐对机器发生了感情，心想：将来长大了，能当个工人，开这样的机器該多好啊！1957年上半年，小楊在父母的同意下，轉入了夜校讀書，白天就在光明机器厂当徒工。

1958年4月，党号召知識青年上山下乡，支援安徽、湖南等省工农业生产建設，小楊也报了名，并坚决地表示：不怕吃苦，党叫我到那里就到那里，决不挑肥拣瘦。5月20日，小楊和数百名青年一道，离开上海，来到了安徽，沒几天就被分配到正在扩建中的馬鞍山市矿山机器厂。因为他学过一年車工技术，厂的領導上就把他分配到机工車間，仍旧学他的老行业。当他知道領導上的这一决定后，高兴得走起路来和往常也不大一样，干活的勁头也更大了，因为他的願望实现了。

几个月过去了。这天，他听了党支部書記在职工大